

形而上学读本

张志伟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而上学读本/张志伟 主编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哲学元典选读丛书)

ISBN 978-7-300-11646-4

I ①形…

II ①张…

III ①形而上学

IV ①B0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18772号

哲学元典选读丛书

形而上学读本

主编 张志伟

XingershangxueDuben

出版发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址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邮政编码100080

电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址<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 170mm×228mm 16开本 版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张 32.5 插页1印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577000 定价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录

版权页

版权声明

选编说明

- 一、形而上学概念
- 二、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
 - 1 古代哲学
 - 2 近代哲学
 - 3 现代哲学
- 三、编选说明

总序 面向经典，与大师一起思考

一、古代哲学

- 1 巴门尼德：巴门尼德残诗（聂敏里译）
- 2 柏拉图：《斐多篇》（余纪元译）
- 3 柏拉图：《国家篇》（余纪元译）
- 4 柏拉图：《巴门尼德篇》（余纪元译）
- 5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聂敏里译）

二、近代哲学

- 6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
- 7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
- 8 莱布尼茨：《单子论》（朱雁冰译）
- 9 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
- 10 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关文运译）
- 11 休谟：《人类理智研究》（吕大吉译）
- 12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李秋零译）
- 13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李秋零译）

14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先验辩证论导言（李秋零译）

15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

16 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

三、现代哲学

17 威廉·詹姆斯：《实用主义》（陈羽伦、孙瑞禾译）

18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陈启伟译）

19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是什么》（孙周兴译）

20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译）

21 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陈小文、孙周兴译）

22 卡尔纳普：《通过语言批判清除形而上学》（罗达仁译、王太庆校）

23 蒯因：《论何物存在》（江天骥译、洪谦校）

24 斯特劳森：《个体》（江怡译）

25 戴维森：《形而上学中的真理方法》（牟博译）

26 达米特：《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任晓明、李国山译）

27 德里达：《论文字学》（吴琼译）

版权声明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由于无法与部分作品的权利人取得联系，为了尊重作者的著作权，特委托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向权利人转付稿酬。请您与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联系并领取稿酬。联系方式如下：

吴文波方芳

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

北京海淀区知春路 23 号量子银座 1403 室

邮编:100083

电话:86(10)82357056/57/58 230/229

传真: 86(10)82357055

选编说明

《形而上学读本》编选的是西方哲学自公元前 6 世纪至 20 世纪两千五百多年间关于形而上学的代表性作品。

在某种意义上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形成、繁荣、衰落、演变的历史。如果我们可以将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等这些不同的哲学形态统称为“哲学”，那么源远流长的形而上学传统无疑是西方哲学的主要特色。我们可以在一般意义上将形而上学看做是一门起源于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学问。毫无疑问，世界各大文明都有对于终极关怀问题的思考，而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哲学以来则采取了形而上学的方式，这构成了西方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国思想当然也有关于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根据“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译 metaphysics 为“形而上学”即是一例。由此可见，在中西哲学中都存在着形而上学的问题，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中西哲学走了不同的道路。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曾经占据哲学的核心地位长达两千多年之久，即使在以反对和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为其基本理念的现当代哲学之中，形而上学仍然是哲学家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因此，尽管以形而上学为基本特征的古典哲学一再被宣布已经“终结”从而变成了历史，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形而上学仍然有其生命力。

鉴于形而上学的复杂状况，我们在此“编选说明”中首先梳理形而上学概念，简述形而上学的演变过程，最后简要解释编选的原则。

一、形而上学概念

尽管形而上学历史悠久，然而它的概念却是不够清晰的，哲学家们在形而上学究竟研究什么问题、它的对象是什么乃至形而上学是什

么等等这样一些构成了一门学科的基本规定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亚里士多德是形而上学的创始人，他称之为“第一哲学”或“智慧”，即关于终极原因和原则的科学；有时，他还称之为“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即什么是“存在”的科学）；有时，又将之等同于神学，因为它讨论一类特殊的存在，即超越可感实体的神（理性神）。中世纪哲学家把形而上学的这些不同方面分别称作“一般形而上学”和“特殊形而上学”。参见[英]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6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儿提出了形而上学的三条基本原理，试图重建形而上学。康德通过对形而上学的深入反思和批判，论证了“内在形而上学”即以知性范畴体系作为世界（现象界）的逻辑结构的可能性，同时亦论证了“超验形而上学”在认识论上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视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史为“存在的遗忘史”，试图通过对此在（人的存在）的存在论生存论分析建立一种“基础存在论”，以便为存在论提供基础。英美分析哲学在经过了拒斥形而上学的阶段之后，逐渐恢复了对形而上学的研究，不过这样的形而上学研究不再是对实在本身的研究，而是关于语义学意义上的实在的研究。例如斯特劳森区别了“描述的形而上学”与“修正的形而上学”，认为满足于描述我们关于世界的思想结构的“描述的形而上学”是可能的，而关心产生一种更好的结构的“修正的形而上学”则是不可能的。参见[英]斯特劳森：《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江怡译，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形而上学这个概念的产生带有传奇色彩。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有一部代表作叫做《形而上学》，通常我们也称亚里士多德为形而上学的创始人。然而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生前并没有使用过“形而上学”这个概念，我们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学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作“第一哲学”。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暴毙，希腊掀起了反马

其顿的浪潮，曾经做过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的亚里士多德首当其冲，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于是他逃离了雅典，次年在流亡中去世，他的手稿亦不知所终。直到 200 年后，公元前 1 世纪亚里士多德的手稿才被人们重新发现，并被运到了罗马。当时任职于罗马图书馆的罗得岛的安德罗尼柯熟悉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于是由他开始着手整理亚里士多德的手稿。安德罗尼柯在整理完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哲学或物理学 (phusike) 的手稿之后，整理有关第一哲学的手稿，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书名，只好名之为“ta meta ta phusika”，即“自然哲学(物理学)之后诸卷”，后来被人们简化为“metaphusike”。十分凑巧的是，在希腊语中 meta 这个前缀不仅有“在……之后”的意思，亦有“元(基础)……”、“超越……”的意思，而这些含义恰好与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的意思是相近的。于是，metaphysics 便成了第一哲学的代名词。例如近代哲学创始人笛卡儿之代表作的拉丁文本名为《第一哲学沉思集》，而法文本则叫做《形而上学的沉思》。

在汉语中，metaphysics 有形而上学、形上学、玄学等不同的译名；在使用上则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部分，一是与辩证法相对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形而上学这个概念的汉译像很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念一样源于日语。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大量译介西方著作，由于在日语中，尤其是学术语言，采用了很多汉字，所以可以很方便地转用于汉语之中。用“形而上学”翻译 metaphysics 第一次是出现在 1884 年的日文《哲学词典》中。日本学者在翻译时借用了理学的概念，其根据是朱熹所说的：“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也可以追溯到《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由此，研究形而下的对象的被称为物理学，研究形而上的对象的则是形而上学。1911 年出版的汉语《普通百科新大词典》称“形而上学是就考究形而上之对象(即实在)对于考究形而下之对象(即现象)言”。1906 年，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的发展》翻译成日语时，形而上学又有了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相对的含义。1912年恩格斯的文章翻译成汉语，在1933年沈志远的《新哲学词典》和1939年艾思奇的《研究提纲》中，形而上学概念基本上是这样使用的。参见[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247~25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恩格斯这样使用形而上学概念与黑格尔有关。黑格尔将近代形而上学称为知性思维，以区别于他的辩证思维，而恩格斯则泛化了这个概念，遂使形而上学变成了与辩证法相对思维方式。西方学术界在一般情况下只是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形而上学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这部《形而上学读本》所选的内容与所谓“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无关。

顾名思义，自然哲学或物理学以自然万物为其研究对象，形而上学所研究的则是自然万物的基础、根据或最高的原因，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形而上学被看做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根据和前提，是一切科学的科学，即使在20世纪英美语言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研究也仍然属于基础性的研究。因此，形而上学与哲学的其他部门或者分支具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形而上学构成了所有科学包括哲学的所有部门的基础，它们都必须以形而上学为根据和前提；另一方面，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离不开认识论，而在有些哲学家看来，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目的乃在于伦理学意义上的至善。

形而上学的同义语是“本体论”。

“本体论”(ontology)这个概念出现比较晚，实际上直到17世纪初才开始为人们所使用。人们公认本体论(ontologia)一词是由17世纪德国经院哲学家郭克兰钮(R. Gocleneus, 1547—1628)在《哲学词典》(LexiconPhilosopicum, 1613, 第16页)中最早使用的见[德]R. 艾斯勒：《哲学概念词典》，柏林，1929年第2卷，344页。他创造了这个概念作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然而郭克兰钮并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在一位不知名的作者Jacob Lorhard(1561—1609)1606年出版的Ogdoas Scholastica一书中，已经使用了ontologia。<http://www.formalontology.it/history.htm>。由此可见，ontology这个概念的出现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它的本义是关于存在(to on)的理论(logos)，而这恰恰体现了形而上学的主

要内涵。当时人们既用这个概念来表示“关于存在的科学”，亦用这个概念来表示“关于诸存在物的科学”，因为 *to on* 这个希腊语词本来就具有“存在”和“诸存在物”两方面的含义，所以中文既译作“本体论”，也曾译作“万有论”。

ontology 在汉语中通译本体论，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恰当的译名。因为从直接的字面意义看，*ontology* 乃是“关于存在的理论”，因而译作“存在论”更为恰当，所以将 *ontology* 译作“本体论”通常为严谨的哲学史研究者们所不取，他们主张严格准确地译之为“存在论”。但是无论人们有意还是无意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本体论，实际上本体论这个概念自出现以来就从来没有完全或充分地体现存在论的意义。质言之，将 *ontology* 译作本体论而非存在论并非仅仅是汉语的翻译问题，在西方哲学中亦可发现根源。诚如海德格尔所说，一部形而上学史乃是存在的遗忘史，自近代 *ontologia* 这个概念出现以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并没有研究存在，反而是在研究“实体”。不过汉语翻译的确容易引起误解，很多人往往望文生义，以为本体论就是关于“本体”的学说，而在西方哲学中“本体” (*noumena*) 与“现象” (*phenomena*) 是一对概念，所以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本体”的确也是本体论的对象，但是并不能涵盖其对象的全部意义。实体 (*substance*) 与偶性 (*accident*) 是一对概念，本体与现象是一对概念。前者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有了；后者则晚得多，大约从康德开始才被大量使用于哲学之中。

在弄清楚了这些概念的含义之后，我们主张采取约定俗成的方式，基本上将形而上学和本体论这两个概念视为同义语而使用。

二、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

形而上学的形成以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为开端，中经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中初步完成，不过经过中世纪哲学的改造，到了近代哲学那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虽然这些演变在古希腊哲学中已见端倪。

1 古代哲学

早期希腊哲学以自然作为思考的对象，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自然哲学或宇宙论时期，它的主要问题是宇宙万物的生成的“本原”(arche)问题，哲学家们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巴门尼德对自然哲学的道路进行了反思，他首先指出了哲学探索的两条道路：一条是以“非存在”为对象的“意见之路”，一条是以“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在他看来，自然哲学家的局限乃在于他们对本原的探讨建立在观察和经验的基础之上，由此我们只能获得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而不可能达到普遍必然的“知识”，所以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因此哲学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以“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于是，巴门尼德将“存在”确定为哲学的对象，为后来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

以古希腊哲学为开端的西方哲学一向以重视知识为其基本特征，自然哲学家们追问“本原”的目的是为了知识，巴门尼德扭转哲学的方向也是为了知识。继巴门尼德之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进一步开拓和发展了这条追求知识的哲学道路，把哲学研究的重心集中在了探索事物“是什么”的问题之上。苏格拉底终其一生都在追问“是什么”的问题，他所追问的是一事物就其自身而言决定它是这一事物的定义或概念，因而人们通常把他的哲学思想称之为“概念论”，柏拉图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建立了他的“理念论”。他将世界划分为可感世界与理念世界，类似我们所说的“现象世界”与“本质世界”，唯有“本质世界”才是哲学思考的对象。亚里士多德显然不同意柏拉图关于事物与理念“分离”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现实存在的是个别的具体事物，而在个别的具体事物中形式和质料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然而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主张认识所认识的乃是事物“是什么”的形式或本质，所以在认识上我们可以将事物中的形式与质料分开，以形式作为认识的对象。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确立了

专门研究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第一哲学”，并且以存在的“意义”来回答存在的问题，他将存在的本然意义称作“范畴”(ketagoria)，以十个范畴囊括了存在的全部意义。当亚里士多德以诸范畴的体系来解决存在问题的时候，他所建构的形而上学蓝图乃是“存在”的“意义之网”，亦即世界的逻辑结构。

中世纪经院哲学作为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混合物，突显了柏拉图理念论的超验层面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神学含义，形而上学范畴体系中的实体逐渐演变成了哲学的最高对象。近代哲学则在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的双重影响之下，形成了富于近代特色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

2 近代哲学

近代哲学以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为其源头，致力于将自然的现实世界与超自然的理想世界结合在一个体系之中，全面解决哲学问题。而在自然科学飞速发展、人类知识领域向深度和广度迅速深化和扩大的背景之下，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之间体现出了非常复杂的密切关系。一方面，认识论的研究使哲学研究得到了深化和发展，而另一方面却也给近代哲学带来了二元论的难题。古代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尚未从理论上将思维与存在区别开，哲学家们相信事物就像我们所思想的那样。随着人类认识活动的深化和发展，近代哲学意识到我们所认识的事物与事物自身可能是不一样的，因而哲学家们开始深入地分析知识和我们的认识能力，并且把认识主体确立为认识的逻辑前提。在近代哲学的奠基者笛卡儿那里，不是“存在”而是“我思”变成了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或基本出发点，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形而上学的主要对象，即上帝、我思和物体三个实体。

早期近代哲学有经验论和唯理论之分，看起来唯理论者主要关注的是形而上学，经验论者往往从感觉经验出发而排斥形而上学，实际情况则比较复杂。唯理论在形而上学问题上并没有达成共识。笛卡儿

以上帝为无限的实体，而以心灵与物体为有限的实体。斯宾诺莎主张只有一个实体，实体即自然，神即实体。莱布尼茨则以单子论为受到机械自然观影响的近代形而上学融入了能动性的因素。经验论者只有休谟真正将经验主义基本原则贯彻到底，走向了怀疑论。洛克承认心外有物，贝克莱试图通过论证观念的实在性而证明上帝的存在，他们的理论中都有某种形而上学的因素。

在近代哲学中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史上，康德哲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康德通过“哥白尼式的革命”颠覆了知识必须符合对象的传统观念，强调知识的构成不仅需要感觉经验的材料，而且需要加工整理杂多表象的先天认识形式，正是这些先天认识形式保证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康德从先验论的立场出发，将事物划分为现象与物自体或自在之物，前者是认识的对象，我们对之可以形成科学知识，后者则超越了经验，因而是不可知的，从而宣判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死刑”。按照康德的观点，传统形而上学的认识对象例如灵魂、宇宙、上帝是超验的，它们原本不过是为了引导认识进步的“理想的统一性”而非“现实的统一性”，当哲学家们误以之为认识对象时，便迫使这些原本仅在经验范围内有效的知性范畴非法使用于经验范围之外，因而产生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理论。在他看来，形而上学根源于人类理性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而通达自由境界的理想，哲学家们试图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势必南辕北辙，与这一理想的实现背道而驰，真正能够满足它的是可能实现自由的伦理学，因此他要限制知识，为道德信念留地盘。

由于近代哲学主体性原则的限制，使他们难以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因而德国古典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开始寻求更高的哲学原则。黑格尔在融合古代哲学客观主义立场与近代哲学主体性立场的基础上重建形而上学。他以“实体即主体”为最高原则，将宇宙看做是从潜在、展开到现实的自我运动、自我实现的目的论体系，将作为宇宙发展之最高阶段的人类精神对“绝对”的认识看做是“绝对”

的自我认识，以“逻辑学”的范畴体系来建构世界的逻辑结构，建立了一个包罗万象、庞大恢弘的形而上学体系。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哲学既标志着传统形而上学的完成，亦象征着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在某种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是形而上学史上的两座遥相呼应的里程碑。亚里士多德的许多思想在黑格尔那里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

3 现代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是从反形而上学起家的，形而上学问题在此显得更加复杂了。一般说来，许多现代哲学家尤其是分析哲学家主要关注的问题不再是存在问题或认识问题，而是语言问题，亦即语句陈述的意义问题，这就是所谓的“语言的转向”。笼统地讲，分析哲学一脉着重通过明晰语言的意义来清除形而上学问题或者探索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而以存在哲学为代表的大陆哲学则试图以语言的本体化克服形而上学，试图将“存在”带到敞亮之所，回归哲学的本源之处。例如海德格尔重提存在问题，称以往的形而上学是“在的遗忘”，其前期思想以《存在与时间》为代表，主张通过对人的存在即“此在”(Dasein)的生存论分析探索使存在显现的途径。其后期思想则探索了通达存在的不同道路，试图“克服形而上学”以追溯“源始境域”。前期的维特根斯坦试图通过语言批判建立一种规范的人工语言来弥补日常语言的缺陷，以可说的东西为不可说的东西划界。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则转向了对日常语言的分析，以“语言游戏”说强调语词的含义在于使用，主张通过还原到“生活形式”的方式来治疗离开语词的使用而孤立地研究语词的含义，并且试图由此来理解其对象的“哲学病”。英美分析哲学经过了激进地“拒斥形而上学”的逻辑实证主义阶段之后，逐渐恢复了对形而上学的研究。不过，类似所谓“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所关涉的不是客观的实在，而是我们关于实在的语言问题。

三、 编选说明

如前所述，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史，因而与形而上学相关的文献浩如烟海，以此有限之篇幅编选一部《形而上学读本》实属不易，难免挂一漏万。有几点说明如下：

1 由于版权、翻译等种种原因，除了《巴门尼德残诗》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请聂敏里博士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国家篇》和《巴门尼德篇》请余纪元教授翻译，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请吴琼博士翻译而外，我们主要编选的是有中译本的西方哲学著作。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读者可以找到原著，以便能够完整地阅读和理解哲学家的思想。本读本虽为选编，不过为了能够比较完整地再现哲学家的思想，我们力求所选的内容尽量完整，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编选的是哲学家某一部著作中相对完整独立的章节。

2 西方哲学概念的翻译历来是难题。由于所选的文献译者不同，名词概念不尽统一，出于版权等各种原因的考虑，也是为了译文的完整性，我们基本上没有改动，仅对其中某些字词、标点等作了些微的改动，对明显错误之处作了修改。例如黑格尔的 Sein，贺麟先生译作“存在”，而杨一之先生则译作“有”。还有一些翻译没有采取通常的译名，例如关于柏拉图的 idea，通译“理念”常为人所诟病，陈康先生译作“相”，在本读本中余纪元教授译作“形相”。与此相关的问题，我们尽量在导读中或者以注释的方式加以说明。

3 我们编选的关于形而上学的读本不仅包括形而上学的理论方面，也包括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批判，目的是使读者对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有些哲学家批判形而上学是为了解决形而上学问题，例如康德；有些哲学家批判形而上学则是为了拒斥形而上学，例如卡尔纳普。

4 我们把关于形而上学的读本分为“古代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三个阶段，其中缺少中古哲学即中世纪哲学的文献。

这并不意味着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文献不重要或者不丰富，主要原因其一是关于中世纪形而上学的汉译文献非常少，其二是中世纪的形而上学多与神学密不可分。希望将来有机会予以补充。

5 国外有些关于形而上学的读本将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分别独立成册，我们受篇幅所限，难以采取类似的形式。为了在编选上比较全面，使读者对现代哲学关于形而上学的研究尤其是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有所了解，本读本中现代哲学的文献占了相当的篇幅。我们的意图是不仅使读者了解历史上的形而上学文献，也使读者了解形而上学在现代哲学中的现状与演变。

本读本系选编，在究竟应该选编哪些内容的问题上，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希望有识之士批评指正，使编者有机会在将来修订时予以修正。